

ESP 视角下我国专业英语课程 缘起和发展的再思考

万永坤

(玉溪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玉溪 653100)

摘要: 专业英语是我国内地高校所特有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大致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发展, 但目前却不得不面对诸多的误会和非议。基于我国大陆范围内的各种相关研究文献, 结合笔者多年从事的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实践与研究, 考证了专业英语课程的源起, 尝试将其发展阶段依照时间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 着重从 ESP 视角探讨其发展历史与现状, 认定专业英语课程确有其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 理应归属于 ESP 课程的范畴, 亟待各种切实有效的革新和突破。

关键词: ESP 视角; 专业英语课程; 再思考

中图分类号: H 3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7)02-0114-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7.02.003

Reconsideration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pecialty English Cours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rom ESP Perspective

Wan Yongkun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Yuxi Teachers College, Yuxi 653100, China)

Abstract: Specialty English, a kind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phenomenon peculiar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mainland China, is of nearly 40-year development history, but now it faces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 and criticisms. Based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s teaching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for many yea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igin of Specialty English courses, divides its development into three stages, and mainly deal with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P.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Specialty English exists and develops for a long time and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ESP courses, but it urgently needs a variety of effective rapid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Keywords: ESP perspective; specialty English courses; reconsideration

自 2004 年初起, 笔者一直坚持在地方本科高校从事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 2016 年 1 月有幸参加了由上海理工大学承办的“全国 ESP

高端学术论坛”, 受到触动, 自觉很有必要对国内专业英语课程的独特发展轨迹以及现阶段尚且存在的问题和非议展开一番全面深入的回顾和审视。

收稿日期: 2016-09-11

基金项目: 玉溪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化学专业英语》教材建设与课程改革研究”(2014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万永坤(1972-), 男, 副教授。研究方向: 英语教育教学、应用翻译。E-mail: wanyongkun123@163.com

一、缘起与发展阶段

结合蔡基刚 (2013)^[1] 的观点、笔者的国内大学英语教学历程以及自身的理解和把握, 认为, 中国大陆高校专业英语课程的起源及其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起步期 (1977—1993): 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十多年, 其标志性事件为教育部于 1986 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文理科本科用), 从此确立了大学英语的基础英语地位, 将整个大学英语教学分解为基础阶段和专业阅读阶段。于是, 各高校纷纷尝试增设了各种类型的专业阅读英语课程。

第二阶段, 快速发展期 (1994—2002): 这是大陆专业英语课程得以快速发展的近十年, 期间的标志性事件为教育部于 1999 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 高等学校本科用)。此大纲把大学英语教学分解成基础阶段和应用提高阶段 (包括专业英语和高级英语两部分), 要求“专业英语为必修课”, 并规定原则上由专业教师承担专业英语课, 但关于专业英语的界定却含糊不清。于是, 很多内地高校纷纷推出《化学 (工) 专业英语》《物理专业英语》《生物专业英语》《医学专业英语》《食品专业英语》《历史专业英语》《金融专业英语》《电子 (气) 专业英语》《建筑学专业英语》和《计算机专业英语》等课程, 国内专业英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有些还冠以专门用途英语之名。

第三阶段, 拓展深入期, 或称新机遇和新挑战期 (2003 年至今): 从 2003 年起, 教育部开始在全国启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这也是国内专业英语课程开始出现新机遇和新挑战的变革时期, 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着一些弊端、分歧和偏见。这一期间产生了两个标志性事件: 其一是教育部分别颁布于 2004 年、2007 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试行)》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修订)》, 专业英语的地位简直是大倒退, 两文件全文仅有一处提及各高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 教学要求和具体安排都没有; 其二是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当中提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通用英语课程、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涵盖“通用”“专门”学术英语与职业英语两大类课程) 和跨文化交际课程三个大部分”, 并未具体提及“专业英语”, 这在我国外语界引起了极大争论。

二、问题、争议与反思

然而,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 近四十年来我国专业英语课程的进展十分缓慢, 可说是惨淡经营, 步履维艰, 费时低效, 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地步。现今, 各高校对专业英语课程的认识和设置不尽相同, 大抵可以用“乱象丛生”一词来形容: 有的开设为专业文章选读课, 有的为辅导答疑课, 还有的则为英语提高课; 有的由专业教师担任, 有的由外语教师担任, 还有的甚至因师资或教材欠缺而被取消。更有甚者, 不少高校的教学管理者认为专业英语可有可无, 何时有时间何时排课, 何时有教师何时上课, 而对教学效果、教学质量则更是很少过问。因此, 相当部分的内地大学毕业生未能达到相关教学要求, 基本上过不了专业英语这一关。

黄建滨、邵永真 (2001)^[2] 调查统计了 159 所内地高校的专业英语课开设情况 (见表 1): 当时有接近一半的大陆高校由于各种原因根本就没有开设专业英语课程, 而在开设了专业英语课的大学中还有一半未能保证学时数, 这使得很多专业英语教学大都流于形式。

表 1 2001 年 159 所内地高校的专业英语课开设情况表

Tab. 1 Fact sheet of specialty English courses offered by 159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mainland China in 2001

调查事项	数量	所占比例
开设专业英语的高校	79 所	49.69%
在部分专业开设专业英语课的高校	13 所	8.18%
各专业均开设专业英语课的高校	66 所	41.51%
专业英语课 总学时数	40 节以下	14 所 25.16%
	60 ~ 80 节	36 所 22.64%
	100 节以上	16 所 10.06%

2015 年, 笔者分别进行的两次调研结果显示^[3-4], 云南省 22 所本科高校中仅有六所院校开设了《化学专业英语》相关课程, 占比为 37.5%, 专业英语课程的设置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不均衡性和非系统性; 玉溪师范学院的 14 个专业学院中也只有 5 个学院 (35.7%)、12 个本科专业

(23.1%)、1个专科专业(25.0%)安排了对应的专业英语课程,专业英语教学往往局限于各院系内部,缺少统一规范的宏观统筹管理。

罗娜(2006)^[5]强调专业英语“正面临退出高等教育舞台的危险”,而蔡基刚(2012^[6],2013)则认为内地高校目前普遍开展的专业英语教学和出版的专业英语教材并非属于真正的ESP领域,从而判定“专业英语开始衰退”。马武林(2011)^[7]表明我国“曾有一段时间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专业英语出现并存的状况”。刘兴波(2013)^[8]提出,随着社会建设对专业外语人才需求数量和质量要求的提升、大学生基础外语素质的普遍提高和专业外语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的专业外语教育由此陷入了困境。

此外,笔者经过一定文献梳理归纳后查明,内地学术界对于“专业英语”一词也普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英文表述,比如 Professional English, Specialty English 和 Subject-based English 等。实际上,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翻译问题,而是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大家对专业英语的不同认识程度。“professional”意为“专业的,职业的,专门的”,则“Professional English”即为针对学生将要从事的专业或职业而进行的英语教学;“specialty”的意思是“a subject or job that you know a lot about or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of”,那么“Specialty English”就是针对某一专门领域所开展的英语教学;而“Subject-based English (SBE)”为教育部1999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高等学校本科用)中“专业英语”的对应英文,其大意为“学科/科目/主题英语”。

笔者还发现,不少国内研究人员在专业英语基本内涵和外延的认识方面存在一些严重误解,这主要表现为“ESP”“专业英语”和“专业双语”这三个术语概念相似或重叠,带来了使用上的极大混乱:1)将专门用途英语仅仅理解成为专业英语的同质词,把二者混为一谈,人为扩大专业英语的范畴(李红,2001^[9];蔡基刚,2004^[10];陈冬纯,2005^[11];罗娜,2006;段平、顾维萍,2006^[12];罗毅、李红英,2008^[13];封桂英,2008^[14];蔡基刚,2010^[15];王珏,2012^[16];邹文莉,2013^[17];程龄贺、张海龙,2015^[18];郑军霞,2015^[19];李君华,2016^[20];刘向红,2016^[21];沈丹,2016^[22];孙李丽,2016^[23];徐戈、贺彩虹,2016^[24];徐戈、徐姝,2016^[25];翁守明,2016^[26];杨秋红,2016^[27]);2)混淆专业英语

与专业双语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的,不少专业英语课程就直接摇身转变为所谓的“专业双语课程”,披上了专业双语教学的国际化外套,实质上在教学上并无太大变化(万永坤、章新,2006^[28];蔡基刚、廖雷朝,2010^[29];蔡基刚,2013;孙红,2015^[30];李智,2016^[31])。

因此,我国内地高校的专业英语课程目前正整体陷于被人忽视或质疑的方向性迷失泥沼之中,那么,它究竟还有没有进一步存设、发展的必要和余地呢?难道笔者十多年来竟然行走在一条错误崎岖的不归路上?

事实上,造成这种边缘化危险境遇的根本性症结在于:21世纪以来,众多大陆学者业已逐渐认识到ESP对于大学英语转向(型)改革的重大意义,但是学术界对ESP定义和基本性质的众说纷纭、ESP教学在高校英语课程体系中的模糊定位(主要表现在对ESP分类及其课程体系构建的纠结上)以及ESP教学方法研究不够深入等多个方面的现存纠结性难题却最终让ESP在国内的发展迟滞不前,推广力度一直以来明显偏弱,我国各大高校仍然把传统的基础(公共)英语教学作为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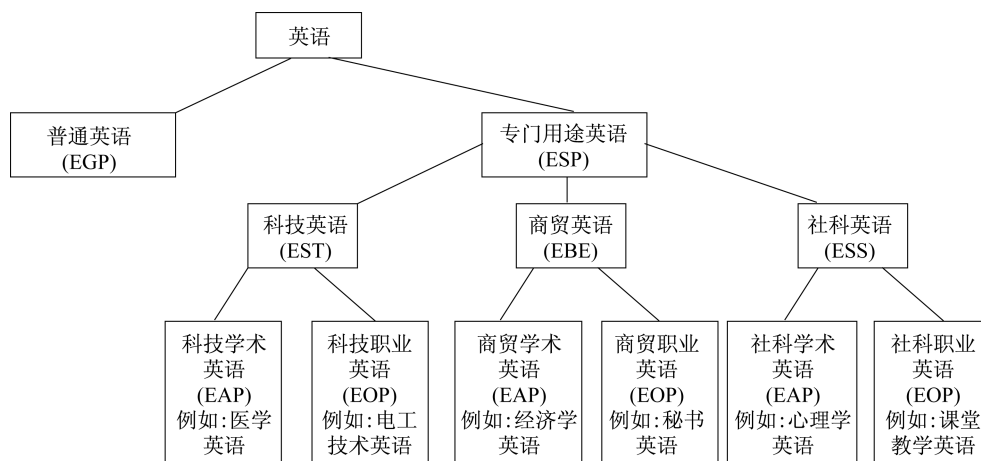
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英语作为外语教学或英语外语教学)的两大分支之一,常与GE(General English,普通/通用英语,亦称为基础/公共英语,涵盖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不同层次)或EGP(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一般/普通用途英语或通用英语)相辅相成,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专门用途英语或专用/专门英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持续变化的国内外定义、内涵或界定,它是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定需求开设并与某种特定学科或职业相关联的英语课程,其最初形式实为EST(English for/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技英语)。秦秀白(2003)^[32]指出,ESP的根本性质应为“一种教学途径、教学方针或教学理念”,此论断甚是精辟。

ESP有着各种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国内外迄今为止没有相对明确统一的划分方法,众多学者们在ESP的具体类别上分歧、争论很大,我国学术界对于一些ESP术语的翻译更是混乱不一致^[33]。但目前颇为著名、普遍承认的ESP类别显然以三分法和二分法为主。

Hutchinson & Waters (1987)^[34]以学科门类为主线把ESP划分成EST(科技英语),EBE(English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s, 商业经济英语、商贸英语或商务英语) 和 ESS (English for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英语或社科英语) 三个大分支, 每个分支又再分为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学术用

途英语或学术英语) 和 EOP/EVP/EPP (English for Occupational/Vocational/Professional Purposes, 职业用途英语或职业/职场/行业英语) 两个次分支, 此为三分法, 如图1所示。



(注:该图中最右侧下方的“社科专业英语”理应为“社科职业英语”才对)

图1 Hutchinson 和 Waters 的 ESP 三分图

Fig. 1 ESP's three-parted graph of Hutchinson and Waters

R. R. Jordan (1997)^[35]以学习者的最终语言使用目的和环境为主线将 ESP 划分成满足学术需求的 EAP (学术用途英语或学术英语) 和满足职业需求的 EOP/EVP/EPP (职业用途英语或职业/职场/行业英语) 两个大分支, 而且把学术英语又再次分为 EGAP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普通学术用途英语或一般/通用学术英语) 和 ESAP (English for Specific Academic Purposes, 特殊/专门学术用途英语或专业/专门/专用学术英语), 此为二分法, 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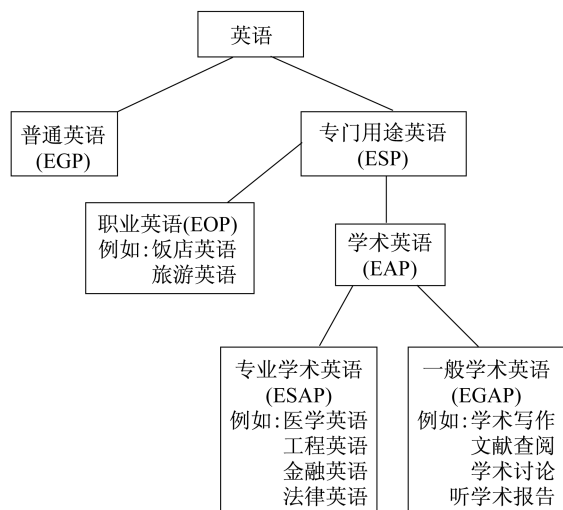


图2 R. R. Jordan 的 ESP 二分图

Fig. 2 ESP's two-parted graph of R. R. Jordan

孙春 (2011)^[36]认为 Hutchinson & Waters 的 ESP 三分法在英语教学实践中缺乏概括性和操作性, 明显滞后于精彩纷呈的当今学科门类; R. R. Jordan 提出的 ESP 二分法较为简明且具有概况性, 尤其对于母语非英语的中国学习者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中国大陆第一份以 ESP 定位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 (试行)》中就相当清晰地呈现了基于 Jordan 之 ESP 二分法所提出的该市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蔡基刚, 2012^[37])。因此, 本文也倾向于推荐采用 R. R. Jordan 的上述 ESP 二分法框架。

马武林 (2011) 指出: 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 (包含专业英语)、学 (分) 科英语、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双语课程和 (非语言专业的) 全英语课程这 6 种课程应分别为外语教育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产物 (详见下页图 3)。他还阐明, 专业英语是用英语讲解比较浅显的、通用的、基础的学科专业知识的课程, 专业学术英语 (即基于学科内容的 EAP) 类似于我国部分高校开设的专业英语, 而专业英语至 2007 年逐渐被专业学术英语替代。

魏俊忠、邵阳 (2015)^[38]依据语言共核维度分析后裁定专业英语在国外就被称为特殊专门用途英语, 而行业英语或职业英语在国外却被称为一般专门用途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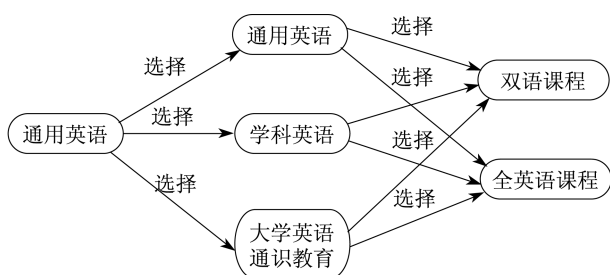


图3 大学英语学习阶段结构图

Fig.3 Structure diagram of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phases

纵观蒋磊 (1998)^[39]、林愉 (2000)^[40]、王政华 (2001)^[41]、高枝青 (2004)^[42]、陈冬纯 (2005)、何伟 (2007)^[43]、蔡基刚和廖雷朝 (2010)、蔡基刚 (2013)、刘兴波 (2013)、贺宇、马麟丽和赵劲松 (2015)^[44]、孙红 (2015) 等同行专家针对专业英语学科属性和课程定位的探讨, 不难看出: 专业英语是继基础英语 (通用英语) 之后大学英语教学又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科上理应归属为英语学科或专业科学与英语语言学的交叉学科, 具备跨学科的交叉性显著特点, 课程定位则应该是一门文理兼顾、英语应用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的复合型课程 (即专业指向性很强的英语语言教学课程)。它既是英语课又是专业课, 可又不是单纯的英语语言课, 也不是单纯的专业知识课, 语言与内容并重, 但偏于突出语言, 仍属于语言驱动性质的课程, 必须采用语言主导型教学方式, 英语是“主角”, 专业知识是“平台/媒介”, 即专业搭台而英语唱戏, 学生在专业领域中学习英语。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尽管中外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学术见解迥异, 有的甚至截然相反, 我们还是能够较为稳妥地得出以下三条相对清楚明确的建设性意见。

第一, 毋庸置疑, 专业英语课程理当然是具有 ESP (专门用途英语或专用/专门英语) 性质的课程, 也可以说是专业双语课程和全英语课程的准/准备/过渡/衔接课程, 具有适用、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理据与地位。专业英语不应再与 ESP 相互隔离开, 我国众多大学开设的专业英语课程理所当然地成为 ESP 课程的典型范例。

第二, 传统意义上的专业英语在内地高校没有

也不会消亡, 而是随着时代前进产生了一些必要的改变, 我们不妨称之为 ESP 三分法中的 ESAP (特殊/专门学术用途英语或专业/专门/专用学术英语) 或者分散在 ESP 二分法之中的科技学术英语/专业科技英语、商务学术英语/专业商务英语和社科学术英语/专业社科英语。

第三, 国内目前的专业英语课程发展得并不是很成熟, 尚处在“婴儿期”, 自然伴随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 这是相当正常的现象, 绝对不可因此就轻易地妄自进行否定或抛弃。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其进一步的发展才能得以解决, 随着教育改革和社会实践的深化, 专业英语课程也应该与时俱进, 亟待各种切实有效的快速革新和突破。

参考文献:

- [1] 蔡基刚. 专业英语及其教材对我国高校 ESP 教学的影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2): 1-4.
- [2] 黄建滨, 邵永真. 大学英语教学和教师情况调查分析[J]. 中国大学教学, 2001(6): 20-22, 25.
- [3] 王永坤. 云南本科高校《化学专业英语》开课情况调研[J]. 广州化工, 2015, 43(11): 230-232.
- [4] 王永坤. 《化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J]. 广州化工, 2015, 43(16): 184-185, 233.
- [5] 罗娜. 制约我国 ESP 教学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策[J]. 山东外语教学, 2006(1): 56-59.
- [6] 蔡基刚. 中国大学英语教学路在何方[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 [7] 马武林.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内容设置探究(一)——学术英语[J]. 外语研究, 2011(5): 15-21.
- [8] 刘兴波. 关于专业外语教学改革的思考——以公共管理专业英语教学为例[J]. 大学教育, 2013(11): 106-108.
- [9] 李红. 专门用途英语的发展和英语合作教学[J]. 外语教学, 2001, 22(1): 40-43.
- [10] 蔡基刚. ESP 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方向[J]. 外语界, 2004(2): 22-28.
- [11] 陈冬纯. 论专业英语教学与专业“双语”教学——走出双语教学的误区[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5, 25(6): 30-33.
- [12] 段平, 顾维萍. 我国大学 ESP 教学的发展方向探讨[J]. 外语界, 2006(4): 36-40.
- [13] 罗毅, 李红英. 论大学英语与专业英语教学的衔接[J]. 外语界, 2008(1): 76-80, 95.

- [14] 封桂英. 大学公共英语、法律英语与法律双语教学的关联性研究[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5(1): 117-119.
- [15] 蔡基刚. 制约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方向转移的因素分析[J]. 外语研究, 2010(2): 40-45.
- [16] 王珏. 中国 ESP 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2, 32(6): 58-60.
- [17] 邹文莉. 谈台湾高教专业英语教育的实践——以成功大学专业英语课程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3(3): 12-16, 94.
- [18] 程龄贺, 张海龙. 转变教学定位, 建立螺旋式上升学术英语教学模式[J]. 科教文汇, 2015(10): 178-179.
- [19] 郑军霞. 双语课程的准备课程——专业英语(ESP)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实证研究[J]. 林区教学, 2015(4): 41-43.
- [20] 李君华.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循环导学教学实践研究——以《飞行英语阅读》课程为例[J].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报, 2016, 27(1): 72-75.
- [21] 刘向红. 专业群背景下高职职业英语课程建设探究[J].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16, 10(2): 68-71.
- [22] 沈丹. ESP 教学与大学英语分层教学结合的可行性之探讨——以南通理工学院 14 级英语提高班学生为例[J]. 英语广场, 2016(4): 87-88.
- [23] 孙李丽. 应用型本科院校特色专业 ESP 和 EGP 教学实效对比研究[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6, 33(5): 109-112.
- [24] 徐戈, 贺彩虹.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英语(ESP)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J]. 高教学刊, 2016(11): 11-12.
- [25] 徐戈, 徐姝.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英语(ESP)师资队伍建设途径探索[J]. 亚太教育, 2016(14): 94.
- [26] 翁守明. 关于高校专业英语(ESP)教学研究的文献综述[J]. 大学时代, 2016(10): 79-80.
- [27] 杨秋红. ESP 教学实践与思考——如何架起大学英语与双语教学的桥梁[J]. 高教学刊, 2016(15): 37-38.
- [28] 王永坤, 章新. 对玉溪师范学院化学双语教学的回顾和反思[J].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2(12): 35-38.
- [29] 蔡基刚, 廖雷朝. 学术英语还是专业英语——我国大学 ESP 教学重新定位思考[J]. 外语教学, 2010, 31(6): 47-50, 73.
- [30] 孙红. CBI 理念指导下大学学术英语、法律专业英语和法学双语/全英课程的关联性[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 35(12): 64-65.
- [31] 李智. 中国高校 ESP 课程综合建设探索[J]. 高教学刊, 2016(5): 47-48.
- [32] 秦秀白. ESP 的性质、范畴和教学原则——兼谈在我国高校开展多种类型英语教学的可行性[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5(4): 79-83.
- [33] 郭影平, 马荒. 也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J]. 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16(3): 80-85.
- [34] Hutchinson T, Water S A.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Learning-Centred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
- [35] Jordan R R.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A guide and resource book for teacher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
- [36] 孙春. 大学公共英语 ESP 转向困境探析及对策[J].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11(4): 64-67.
- [37] 蔡基刚. 我国第一份以学术英语为导向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文件的制定与说明[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4): 1-9, 41.
- [38] 魏俊忠, 邵阳. 论行业英语的定位——语言共核维度[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7(5): 548-551.
- [39] 蒋磊. 关于专业英语学科性质定位的思考[J]. 山东外语教学, 1998(3): 86-88.
- [40] 林愉. 理工科大学专业英语教学的定位与思考[J]. 外语界, 2000(4): 38-39, 37.
- [41] 王政华. 专业英语的学科归属和教学定位的几点思考[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1, 20(3): 76-77.
- [42] 高枝青. 专业英语的课程论定位[J]. 中国大学教学, 2004(10): 43-45.
- [43] 何伟. 关于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J]. 北京农学院学报, 2007(S1): 270-272.
- [44] 贺宇, 马麟丽, 赵劲松. 军队院校本科阶段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军事交通学院学报, 2015, 17(8): 76-79.

(编辑: 朱渭波)